

新大运河散文

繁花

李平



李平，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

运河里的鱼与别处不大相同，有经验的垂钓者深谙此道。运河来水的时候，他们并不着急收拾钓具，仍然在家里喝茶聊天，优哉、优哉。什么时候湍急的水流平缓下来，他们才开始倒鱼线挂鱼钩儿、挖蚯蚓、拌鱼食。

上游开闸放水，鱼都是身不由己顺潮流而下，连进食的机会都没有，所以钓不到鱼。等到被冲到最下游，水流平缓下来，开始逆流而上，它们才开始寻找食物。

河堤南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没装路灯，一直都是运河水与月光相互交映，是一个谈情说爱的好去处。忽然有一天，河堤下面一棵老槐树上亮起来一盏灯。灯光下面摆放着几张简

易的餐桌。餐桌是长方形的，两边有几个蓝色的塑料凳子。

来运刚过完31岁生日，他和妻子商量着开了这个小饭摊儿。此时，来运在外面招揽客人，妻子在家里的灶台边上等着，只要他呼唤一声，便开始给客人上菜煮饺子。

但是，小饭摊开张以来，情况比想象得糟糕。周围住的是老家旧户，境况和他们家差不多，没有闲情逸致到外面吃饭。还有那些恋爱中的男女，本来月光在这河堤上待得好好的，正是朦胧的好景色，偏偏要给人家亮起一盏灯来。所以，他们不但不过来用餐，反而是有多远躲多远。

来运闷头坐在餐桌旁边，没完没了地吸烟。河堤上除了他这里一点亮光之外，两边都黑乎乎的，看不到一个人影。

绝望原来是这个样子的。来运品到了其中的滋味。来运不笨，他心里清楚做什么可以挣到钱。远的不说，就是在市区里干烧烤摊挣钱糊口也不是难事。

市区里有两个专门做烧烤的夜市。一个在新华桥东，百货大楼下面；另一个在新华桥西，从公园南门一直到人民商场西侧。

一到夜晚这两个地方灯火通明、人声鼎沸，一直热闹到黎明。特别是

公园南门这一片，虽说起步比桥东晚，由于地面开阔，占尽天时，很快从规模上超过了桥东。

从公园南门广场开始，烧烤摊位一个挨着一个，排到一公里外的人民商场西门。天还没黑透，那些吃烧烤的人们开始纷至沓来，等到夜色降临灯火阑珊的时候，已经是人山人海。

一开始烧烤摊位上卖瓶装啤酒，也卖散装啤酒。后来大多都只卖瓶装啤酒，外行人看不出门道，直到过后才有人道出玄机。当时最红火的烧烤摊位，一个夏天下来，不用说卖烧烤挣到的钱，只是卖啤酒瓶的钱按当时的房价，就可以买一套一百多平方米的三室一厅。

按照当时的情景，说是烧烤繁荣了一座城市一点都不夸张。根据传说，烧烤这门手艺是由一个外地人传过来的。如果这个传说是真实的，应该记录到城市的历史名人录里。他对这一方水土上的人们功不可没。不但让一批人富了起来，就是到几十年后的今天，街面那些挂着百年老店的烧烤门面，大多是从这两个地方摆烧烤摊开始的。

在烧烤方面，不论是市场还是技术，都已经非常成熟，来运心里自然清楚，可是凭着他目前这点资本根本挤不进去。如今倾尽所有，只能在家门口的河堤上开这么一个小饭摊儿。

这一年，运河上游又是百年不遇的暴雨。前两天新闻报道，离他们家百多公里远的地方变成泄洪区，一片汪洋。运河水比往年也涨了许多，哗哗地流过去让人心神不宁。

来运摆小饭摊不是心血来潮。一

来父亲曾经说过，运河边上是福地，让人心想事成。还有妻子之前是东风饺子馆职工，无论是调馅儿、和面、包饺子，都是一把好手。她一个人不用找小工，可以把一个正常的小铺面撑起来。另外，还有拌凉菜的手艺，特别是凉拌茄泥，来运经常吃都没够。

即使手艺再好，上不来客人也是枉然，来运都瘦了一圈儿，来吃饭的人却没有几个，一天下来成本都收不回来。

妻子毕竟是业内人士，不着急不上火，还劝丈夫说：开店要养店，没有耐心挣不到钱……看那泰然自若的神情，还真有一股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气势。

有一天，有人拎着一包虾来到摊位上，问他们要不要进货。来运觉得好笑，生意都这样了，哪还有闲钱压货？！妻子看过之后“咦”了一声，问道：这是什么虾，为啥市面上没见过。

虾是红色的，每个差不多大小，伸开之后10厘米左右。

那人告诉她，这是海堡上人工养殖的品种，捕捞之后用海水煮过，原汁原味儿，鲜得很。

妻子尝了一只，说道：行，我们要了。

之后一两年的时间，那种虾进入市场，人们给它起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北极红虾”。其实常识告诉我们，不管是什么品种的虾，只要是被水煮过，大概率都是红色。

从那一天开始，来运他们餐桌上除了摆放着花生毛豆等几个凉菜之外，又多了这一抹红色。远远看去，

有些耀眼，还有些诱人食欲。

一拨客人吃过了，都说这虾极其鲜美，在别处没有吃到过。没过两天，他们其中有人又带了别的客人过来，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来运的小饭摊开始峰回路转。

来的人多了，又传出来他们家不仅虾好，茄泥也好吃，在这城市是独一份。到了后来又有人说，他们家不仅是虾好、茄泥好，饺子皮薄馅大更是没人能比……最终，人们在河堤上剥着虾仔，吃着薄皮大馅的饺子，看着天上挂着或圆或缺的月亮，感受着运河里吹过来的徐徐凉风，这才发现，享受这运河岸边的惬意才是神仙的生活。

餐桌不够用了，有人在等翻桌。来运要添几张桌子。妻子说：沉住气，再等等。

又过了几天，有人过来早早地占位子。妻子说：添几张桌子吧！

添了餐桌，又雇了厨师和服务员，生意红火了起来。于是有人在来运他们旁边开了一个新摊位。接下来如雨后春笋一样，摊位一个接着一个，没有多久，灯光就亮了一整条河堤。河堤上这些摊位不止晚上营业。就是在烈日炎炎的中午也能见到熙攘的食客们在树荫下大快朵颐。女人们吃得香汗生津，男人们开怀畅饮吆五喝六好不快活……

后来，由于修路的原因，这个市场消失了。但是人们却忘不了运河边的风情。于是在河的对岸又出现了涮羊肉一条街。那时候的人们只要吃涮羊肉，都会不自主地说道：去东河沿儿吧，在运河边上吃涮羊肉舒服！

人间

原生态的歌者

田万里

一个偶然机会，我读到了一首我读过的最好的生态诗——《时空感》：

大地和大海一静一动
太阳升起，联合出渐变的彩霞

高山的水如何幻化出第一滴水
慢慢变成磅礴之海
又飞到天空
变成洁白的云彩

时间源于衰老
我们落座的空间在漫长的旅途
像曼陀铃花妖艳开放
人间的烟火热闹了生活
虚构无数王朝

我从房间出来，满天星光
世界不因我而变
观察者拥有泪滴的权力

这是一首绝妙的生态诗作。一静一动之中，原生态的时空变化渐渐浮出，文字里呈现出一幅幅壮观的画面。全诗共4节，每一节都在写大自然的变化，巧妙地捕捉住生活中最为常见的一些景象，形象地、生动地描绘出各个瞬间的变化和感受。14行的诗，说起来并不长，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节，一种生态的新感觉、新发现，且又充满历史或哲理的画面，余音绕梁，回味无穷。特别是最后一节，直接道出，大自然的变化不会因人的意志而转移、而改变。它是自然而然的，人类只能适应于大自然，而非要去改变什么。

于是，我开始关注这首诗的作者胡伟，他是《生态文化》杂志主编、中国生态诗歌倡导者。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界开始有极少一部分人，主张原生态的写作模式，如原生态的生活、原生态的情感、原生态的历史、原生态的哲理、原生态的自然、原生态的感觉等。《时空感》前两节描绘出的是大自然的地理自然变化，第三节则是出自一种哲理意识，第四节很显然是生活、历史、想象相互融合后的体会和感受。

后来，读了我所有能找到的他的诗歌作品，并通过朋友加了胡伟的微信。他的生态诗歌作品就像他的人格一样高洁雅致、内容丰富、韵味深远，亦包括他的许多生态文学作品。

我们开始交流生态文学创作，我把胡伟视作我的伯乐，在我的朋友圈里恐怕找不到比他更合适的人了。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或做过的每一件事都充满对生态文学的爱。他谦虚待人，处事低调，亦是原生态的一种自我表现。

或许本能个性，或许原生态的写作模式，浸透着他的生态诗歌原创作品。他的文字里折射出一种生态的光芒，这就是他对大自然的热爱，是他写作上公正而客观的生态立场，更是他对大千世界具有的深厚的一种生态写作特质。

时间久了，我得知胡伟从小生活在安徽铜陵，那里的山水不仅养育了他的生命，也养育了他对大自然的一种独特感受。生态围绕着他的文字而诞生、而绽放，从而出现了一种广阔、一种壮丽。当然，这是他长大以后的事了。或者用他的诗歌来说，这是一位生态写作者所肩负的崇高而神圣的使命。

胡伟经常谈论的是山水、树林以及花草植物。在我们认识一年多的时间里，从未听他谈论过其他的什么话题。静气之中透着大气，生态之光在他淳朴的言谈举止里闪烁看，看上去是那么纯粹。

在他眼里只有“生态”二字，只有这个字围绕着他的生活和工作。河流是生态的、高山是生态的、生活是生态的、情感是生态的、写作是生态的、思考亦是生态的。可以说就连同他记忆之中的一些人和事也是生态的。

生态一些内容已经充满他的生命思考和期待，或者说在他的目光里，已经显示出这些纯粹的生态景象。

生态不仅仅表现在他的诗歌里，少年、青年时代以及他参加工作以后，生态的愿望在他身上始终有所发现。电话里是生态，微信里是生态；喝茶是生态，聊天是生态；静坐是生态，走路是生态。好不容易见了面，一张口还是这些生态话题，也许这就是大自然赋予他的人格魅力。

胡伟的一些生态诗歌作品，使人们产生一种高尚的生态愿望，用他的话说来，他要通过生态的写作模式，探寻人生的理想状态以及生活中的一些深刻感受和思想。

温故

父亲与茶

鲁北

母亲走了以后，家里冷清了很多。院子里，母亲病重时嘱咐我种下的芸豆、丝瓜、南瓜，一棵挨着一棵，没心没肺地绿着，或有气无力地活着。芸豆秧和丝瓜秧爬到栅栏上，南瓜藤躺在地上。

以前回家，母亲总是在院子里等我们。母亲没了，院子里空了。

屋子里也空荡荡的，父亲一个人在喝茶。

空调挂在东墙上，是去年秋后安装的。母亲没有享受到它的清凉，就走了。电扇吊在房梁上，有心事一样，转得无精打采。

父亲坐在靠墙的椅子上，我在桌子一边的椅子上坐下来。父亲端起茶壶，给我倒了一杯茶水。我呷了一口，对父亲说：“您喝茶了？”父亲点点头：“是，我喜欢喝茶。”

记忆里，父亲大半辈子都是喝花茶的。我说的花茶，也就是茉莉花茶。茉莉花茶浓而不郁、香而持久、清香扑鼻。其实，花茶的种类很多，茉莉花茶只是其中的一种。

在小时候的记忆里，我的父亲大都是喝茉莉花茶。那时候，在农村，好像没有什么红茶、绿茶的。庄稼人，喝茶的也不多，渴了，就咕咚咕咚地喝白开水。只有生活条件相对好一点的人家，或上了岁数的人，才喝茶。

我爷爷喝茶，我父亲也喝茶。都喝茉莉花茶。

早些年，我母亲不喝茶。最近一二十年，才喝茶。

我以前也是喝茉莉花茶。那时候，在乡村小学里教书，一边批改作业或写教案，一边喝茶。进了城工作以后，就很少喝茉莉花茶了，开始喝红茶。有金骏眉、正山小种、滇红等。我把这些茶叶带回家里，让父亲品尝。

父亲喝，也给母亲倒上一杯。母亲喝一口，说：“这茶好喝，不苦。”以前父亲喝茉莉花茶，也给母亲倒一杯，母亲喝一口，咽下去，直说苦。以后就不喝茶了。渴了，咕咚咕咚地喝白开水。那时候，母亲白天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回家后烧火做饭，喂猪喂鸡，夜里纺线、织布、做针线活，也没有工夫喝茶。喝茶是工夫活儿，庄稼人耗不起。玉米地里长满了热草，棉花叶上爬满了棉铃虫，你坐在阴凉里喝茶，街坊邻居看见了，笑话你。

自从母亲喝茶，父亲就不喝茉莉花茶了。

父亲不喝茉莉花茶了，我们就不给父亲买茉莉花茶。每次回家都是买红茶，金骏眉、正山小种、滇红，都有。

这一晃就是20多年。茶，或清淡、或浓酽，或甜香、或苦涩，喜欢什么样的茶，全凭个人喜好。有的人喜欢喝红茶，有的人喜欢喝绿茶，有的人喜欢喝白茶，有的人喜欢喝黑茶，等等。喜欢的茶，就是好茶。

父亲喜欢喝茉莉花茶，母亲不喜欢。母亲喜欢喝红茶，父亲就陪着母亲喝了20多年红茶。

如今母亲走了，父亲又开始喝茉莉花茶了。

汉诗

嘉兴小记

(外一首)

骆驼

闯一回龙潭，便神游一回大唐
且不问白龙所踪
三塔巍峙，可解千年迷雾

三孔桥无法写意，我要
以500年的苦辣作曲，运河水纯净甘甜
待客藏三载，酒香馥郁之时，可醉五十里杨柳

没有白浪滔天的桥段，至于百舸千帆
三塔早已了如指掌，不必纠结
运河水百转千回的离愁，长虹桥默然颌首
500年渡人，1000年渡船

叫你“嘉兴”，好不啦？遇水而兴
本就是天赐的缘分。容我用饱蘸千年风烟的画笔
在你的胸膛上，画一条110公里的运河

运河呀运河，原谅我至今仍不能把桨声还你，最美的水墨江南
是在长虹桥驻足，在嘉兴三塔上眺望

小河直街咏叹

喜欢叫他小禧
临街，临窗，临安
在小河直街，流水声是起自心底的温柔

“河流是前行的道路”，帕斯卡并没有到过杭州。取直，向西，再向北
小河直街的桨声千年不断

那么多软糯的声音，需用赤酱淬火
坚韧不止喻人，也可喻小河以及小河里来来往往的烟火

我要在小河和大运河交汇之处种一棵流苏
以黛色入画，留白处可以点缀宋词元曲，明月清风
三水成森，大运河由此蜿蜒这一程不拘帆影。愿用一街簪花，做你的嫁妆

酱酒为证。今天，三河界适合沏茶
茶香氤氲里，品大运河，品小河直街
品它们的前世，也品今生



莽莽太行八百里，穿林海，越谷壑，每一处风景，都是丹青妙手绘就。山路舞动蜿蜒，是画中流动的丝线。翻越一处峰峦，西面一个村，属河北，叫花塔；东面一个村，属山西，叫跑泉厂。盛夏溽热，在花与泉的世界，从身体到心灵，都需要一次整整与酣眠。

登山脊眺望，流云满目，清风撞怀，远山近树，雾霭山岚，勾勒了野村的宏大背景和淡远轮廓。村庄依偎在山脚，流水缠绕在村脚，人迹与自然交融，各取安处。泉，没有磅礴之势，却潺湲不绝；花，名不见经传，但漫山遍野。泉映花影，花伴泉声，村庄反而成为大自然的点缀，镂刻在时光的缝隙，慢慢变老。

走进村庄，石板路高低错落，泛着岁月的光泽，朴拙粗砺。花花草草不甘寂寞，挤出石缝招摇。是苦度岁月，还是共享静好，不得而知，反正都是一副生机勃勃、努力生长的样子。大多数庭院谈不上阔气簇新，也说不上凄凉破败，安安静静，齐齐整整，像认真梳妆后，穿着粗布麻衣、等待出门的村妇。几处堆满柴草的废弃老宅，弯腰驼背，灰头土脸，弥漫着令人凭吊的况味。时间凝固在岩石的褶皱里，任风吹雨打，一言不发。

沿村路拾级而上，并不见人影，但凡平缓处，哪怕巴掌大，都有绿莹莹生长的瓜果蔬菜，证明这里的烟火气，从未消逝。晚霞被树木一片片装帧收藏后，淡青色渐渐笼罩了四野，屋顶的炊烟袅袅娜娜，依然是世间最柔软的召唤。只是远离的孩子在霓虹灯的世界奔忙，只能在遥想中，追忆那缕青烟的温度了。

外来者忙不迭地藏进深山，揩去一身热汗，可以什么名胜也不看，就找一片林子，树下兀坐。风一丝丝递过来，抚弄胳膊上的绒毛，或者挑逗一下心尖，再惬意地跑向下一个山谷。夕阳漏过树影，光点在脸上跳动，忽明忽暗地，就像奔波在尘俗中的

心情。

夜幕从山顶徐徐垂下来，凉风肆意。星星闪着婴儿的眼睛，低垂着，仿佛一伸手就可以摘一颗，又仿佛遥不可及的浪漫之梦。

安静，是日月星辰默契的语言，诠释了天地的通透。譬如老子那只用来阐释有无相生思想的“风箱”——丰满，虚静，蕴藏万物，生生不息。

奇伟的思想尤喜深山土壤，吸天地精华，丰碑立世。老子骑青牛，过函谷，遁入深山，留下神秘的思想背影，在后世子然而立。千百年后，在南太行的竹林里，魏晋名流们把酒临风，偃仰啸歌，谈玄说道，儒道兼治思想随翠竹葳蕤生长。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士们，也不是“学而优”了就急慌慌去“仕”，大山深处，往往是他们韬光养晦、待价而沽的首选。以尊享“三顾茅庐”礼遇的诸葛亮为代表，待思想的种子长成参天大树，“出山”便是一介名士的高光时刻。

诸葛亮曾与周瑜“斗嘴”。周瑜说，他的书，读过一本就烧一本，因此书房无书；诸葛亮则说，自己的书房只比周瑜多了一本，那就是皇历。身居山野，要是没本皇历，恐怕就不知日月了。炫智斗法的较量，实则藏身深山俯观世事的人仕情怀。

魏晋南北朝时期，河西走廊有个叫临松雍谷的地方，儒士郭荷、郭瑀、刘炳师徒相承，凿石简居，坚守百年，在战乱中延续了儒家文脉。有趣的是，当初郭瑀及儒生们为传播儒家思想凿石为屋，不久后，马蹄山的石窟却成为重要的佛教造像圣地。儒家与佛教的融合，你中融我，我中化你，在这里开出了并蒂莲花。

太行山脉地处中原，那些高峰幽谷更成为避世的屏障和心灵的回音壁，传递着思想的嬗变与文化的回音。就像藏身修行的五台山，原本是道士们清修之地，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闪出旷世的佛光。成长于深山，作用于闹市，儒释道概莫能外。

当然，深山莽林，不仅涵养